****第五章 Pay Day（收获日）****

雨， 沙沙地打在地上，迸发出晶莹的水花， 演奏出夏的悦曲。

“呲”，即将烧到烟蒂的烟，被何布归轻轻伸到窗外， 鲜红而有活力的火，被雨无情打湿，零落。

“烟？什么时候味道这么差……”何布归还在回味那根烟，望着雨幕，陷入了思考： 何布归自记事起，便在“南山护养院”生活。

南山护养院，听起来想一个养老院， 实际上，绝大部分收留着的，便是失去家庭的孩子。 有名字的孩子，户口自然是挂在这里。

被遗弃的黑户，南山派出所那边也做了通融，只要在学龄前6个月，去申办特殊类人户口，就能获得身份。

何布归是不幸的，是弃婴，所以她上学前，无名无姓，只是因为喜欢荷花，被习惯性叫“小荷”。

对于她名字的由来， 她深刻的记着，那个略微臃肿，但非常慈爱的女人，因为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护工，就都叫她——妈妈。

那是一次护养院里的“妈妈”与她的对话。

●“妈妈”：“小荷，你快要上学了，上学前，你要给自己取一个名字，作为你未来的正式姓名……”

●小荷：“叫小荷不行吗？”

●“妈妈”：“那可不行，小荷是小名，小荷以后会上学，工作，都得要名字呢。 学校里的同学都有名字，咱小荷也得要个有名有姓的好名字！ 来这是百家姓，你看看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”

●小荷：“唔，没想好呢。”

●“妈妈”：“这样吧，小荷，你喜欢荷花，就用‘何’做姓吧。 名的话…… 妈妈我啊，也希望小荷能早些回来，像布谷鸟一样，啼叫着‘不如归去’。 这样吧，何布归，这个名字怎么样？”

●小荷：“谢谢妈妈，这个名字我很喜欢！” …………

往事如烟而去， 日子， 也在日历的撕碎中，逝去。

“他们都怎么样了呢？说起来也有一个月没回去看看了呢。” 何布归痴痴的望向场外，思绪，却被远方牵挂着。

直到一滴雨，借着风劲， 斜斜的打在何布归那脸庞， 用小小的冰凉，把何布归拉回现实， 注意到世界的温度。

“呼，居然愣神了呢。”何布归略微整理了一下仪表。

何布归轻轻抬起手部，望向绑在内侧的精致女式机械表。

“还要点时间吧，毕竟这种事情……”她喃喃的话语，却被一个开门声打断。

“外面的女士，您来坐着歇歇吧。” 对着何布归说话的，正是面色潮红的王雨琪。

“好啊。”何布归也正要进去看看李氿的状态如何。

不出何布归所想， 杨樰被玩瘫喽！整洁的衣物被散发着浓烈气息的液体打湿，裆部更是一塌糊涂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好像感觉，喜欢上了杨樰……” 王雨琪满脸兴奋而享受的说着。

至于王雨琪是“喜欢上｜杨樰”还是“喜欢｜杨樰”，何布归不好评价。

何布归只能陪着笑脸说：“是是是，那这次来，我们也是有需求的……”

“不就是孩子么，我支持杨樰了，毕竟那刘梧我早就膈应他挺久的了。 我本身就不喜欢他，还是家长定的婚事。”

王雨琪愤愤不满的说着， “说实话，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伴侣了，你说是吧，杨樰。”王雨琪说着，边直接把手再一次踏入杨樰的私部，挑弄这那敏感的地方。 弄得杨樰“啊❤️，啊啊~❤️”，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应。

何布归，能被选为城隍的协助员，自然是有几分能力的。

而她，则是能看透人与鬼的想法，当然，局限也是非常大的， 只能看透自己所要观测者的思绪。

换句话，如果有个鬼屏蔽了何布归的感知，她将无人可管，无事可识。

这是她作为灵媒的局限，也是一个致命弱点。

何布归，终将“何不归”。

“跟刘梧一比，杨樰妹妹可就可爱得多呢。”王雨琪满眼爱意地望着一旁昏厥的杨樰，心真充满了愉悦 “你的意思是，远离刘梧先生，转而接近杨樰？”

何布归从王雨琪身上洞察到了激动与性欲， 似乎她内心真正的性取向 被李氿这么主动挑逗，直接“七星娱乐”（网络隐语，起性欲了）。

“嘛，第一次和女人实战，感觉好有意思呢。 杨樰也太可爱了，就跟第一次做爱的小女孩一样……哈哈， 你不知道，那懵懂又无知的模样， 哈哈，就跟胆小又冒失的小猫，一开始还强上垒，想用力气大来压制我，结果还是经验不足， 被我这双指流，轻轻松松缴械了~❤️。 这人啊，只要抓住了柔软的地方，轻轻一拨弄，这骨子就酥了❤️，力就软了， 嘿嘿，玩起来好好啊~❤️” 王雨琪轻轻用双手托着腮，幸福洋溢地回忆着刚才“酣畅淋漓”的香艳战斗场面。

“咳咳”何布归故作两声咳嗽，声音不算大，却清晰地在房间内响起。

“王女士，我的意图，您也应该很清楚。” 得体的，又不失态度的表达出何布归的意见与态度。 （言外意，我都把杨樰弄过来给你“享用”了，识相点，别逼得都撕破脸皮。）

“行，既然话都说到份上了，我也应该答应您这位衣冠楚楚女士的请求了。” （言外意，你这样过来给别人家庭拆碎拱火的衣冠禽兽，做的不咋地，但我愿意帮你。就这样吧。）

“好。合作愉快。”两位女士不约而同的狡黠一笑，各自用最为真挚的右手，紧紧握手表达敬意。

当然，各怀鬼胎。

只有在一旁睡眼朦胧的杨樰疲惫地睁开双眼，恰好捕捉到这一幕。

何布归也适时的转过头来，丢过来一个纸袋。

“你们二位，再交流交流感情吧，哦对了，杨女士，交流完了记得在外面找我昂。” 何布归也是点到为止，做了一个得体的半鞠躬，“祝二位度过美好时光~”

“不！”杨樰刚想挣扎，疲惫的身躯又再一次被王雨琪缠住。

“杨妹妹，我们再玩一些刺激的吧，绝对比刚才的还刺激哦~❤️”

“不……”杨樰又一次被沼泽般的温柔乡包裹了。

下午4：21, 身着紧身长大衣的杨樰一手拖着昏昏沉沉的头。

另一手，连带着胳膊，依着墙面，勉勉强强的在地下停车场前行。

直到在一辆黑色轿车前，才勉勉强强停下来。

嘴里呼出淫气，轻轻扣了玻璃， 坐在驾驶室的女士，轻轻吸着烟，轻轻笑着杨樰。

“怎么样，女人初体验如何？”

“糟透了，怎么有人会以性虐为乐，小辫子，小蜡烛……太痛苦了！”杨樰就像是遭遇抢劫了一般，心有余悸的回忆。

王雨琪是真的如狼似虎，让活死人杨樰都招架不住。

“好了，上车吧，我带你去起草诉状。”何布归把安全带拉好，熟练地拧钥匙， 杨樰一上车，何布归便踏上油门， 从车库中冲出， 李氿也是重新看到了雨——带有着寒意精灵， 就好像……

顿时，李氿的思绪中，闪过几个碎片： “湿滑的道路”“偏离道路的半挂车” “被撞得稀碎的小轿车”“抱住一个女孩” “更大的悲剧！”

何布归正在行车时，突然就看到杨樰面色苦痛，捂着脸，似乎被什么东西折磨着……

“没事吧？李氿？李氿！清醒点！”她呼唤着， 何布归作为灵媒，深刻地感受到，李氿此刻内心的痛苦与挣扎， 似乎，是某段苦痛的记忆？

“滴！滴！”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的的煞衡仪在车内响起。

在屏幕上正现实着惊人的“煞等级：较高，请立即撤离！”

何布归知道，这就是李氿的“煞”，解煞须解心， 可何布归也只是一介特派员，根本无法在联系不上地府的同时进行解决。

“只能用这个吗？可恶明明不想用的……” 何布归，立刻将车辆打开应急危险警示灯，确认安全后，在路测停下车。

立即打开汽车储物盒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。

二话不说，将自己的大拇指按在盒子正中央， “身份认证通过，何布归，应急处理特派二组组长，允许使用！”

随即弹出一管贴着符咒的针管， 上面用小篆工工整整写着“紧急灵体镇定剂”。

何布归憋着气，迅速拧开保险旋钮，推出无针注射口，对着杨樰侧脖颈就刺了下去。 “1单位、2单位……”

随着注射器缓慢将带有法力的镇静剂注入杨樰体内，李氿也逐渐平静下来。

最后，杨樰就像失去李氿操控一般，倚着车窗，瘫在座椅上。

“呼~”何布归擦擦冷汗，深呼吸平静下了呼吸“这破镜怎么回事！李氿这么一个问题不上报？！消息也连不上……呼呼，好险， 这李氿的煞气这么这么严重？ 差点就酿出大问题了……算了，先带他找找田先生吧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。”

汽车再次启动， 在道路上尽头掉头， 向着“知达国际教育集团”大楼迅速驶去。

雨， 愈演愈烈！

雨， 拍打着地面，用阴云积蓄的怒意， 伴随着寒风吹破单衣， “叮咚～” 还在顶着雨，跑业务的刘梧，收到了一条信息。

正是王雨琪发来的信息， 他里面跑到附近的屋檐下，把伞轻轻一收，摆在墙边， 腾出手，兴冲冲地点开信息—— “我们分手吧，我们不合适。”王雨琪的一句话如晴天霹雳般， 伴随着雷鸣，震颤着刘梧的心。

“唉，终于到这一步了。”刘梧望着天，心绪逐渐安定下来，摇摇头， 沉默了许久，才深户一口气。 自言自语到，“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你啊，就是喜欢女人，当时和我结婚，也就是看上我对你的好。 但终究，取向……成为了最后的隔阂……呵呵……故事， 泡沫，都他妈是泡影，算了，累了， 连睡个觉都得他娘的分床，一天到晚都得他妈的我去搞别的娘们延续后代…… 算了，累了，早离早解脱。”

但在手机上，他只是平平淡淡回了一句“明天民政局一开门，就去办离婚”。 似乎过了许久，王雨琪才看到手机，回了句“收到”。

“话说，这样做好吗？”调取了二人聊天记录的李氿， 在一旁，略有遗憾地问到。

“正常，这俩人本来就需要解开，畸形的爱情结构是生煞的一种直接性存在形式， 而且这任务明明是杨樰为中心吧，蛮奇怪的……”何布归一边敲击着电脑，一边跟李氿聊谈。

“好吧……对了，这几天怎么天天下雨？”

“正常，这几天台风掠过，雨反复无常正常……好了，起诉书写好了，我到时候给你安排一个靠谱点的律师好了。”何布归拿起从打印机中吐出略有温热的纸，微笑着示意杨樰，“开始最后的行动吧。”

7月25日， “请全体人员起来，现在宣读本案判决结果。” 主法官严肃的声音中，审判落下帷幕。

“鉴于本案的特殊性与公众影响性恶劣，经过多次审议与结合同类型案件审判结果， 现判决如下， 依据新颁布法律，本人仅代表南山市初级法院宣布判决结果， 因刘梧本人申请放弃对孩子的抚养权， 且此孩子卵细胞由杨樰女士提供， 则判决杨樰女士获得对其孩子全部抚养权。 王雨琪女士与刘梧先生因其在离婚前与杨樰女士签订的代孕协议，因违反生育法，本法院提供法律支持，并判决此协议无效。 由杨樰归还非法所得，共计50000元整。 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本法院倡议王雨琪女士与刘梧先生提供杨樰女士6个月生活费，每月按照最低保障水平6000元整，共计36000元整。由二人均分承担。 宣读完毕。 请问申请人，被申请人，陪审团是否有异议？”

法庭一片沉寂。

“铿！”判决锤被法官坚实地砸下，“好，判决即日起生效！”

在每个人五味杂陈的面色中，杨樰带着判决书第一个跑了出来， “何布归，我们做到了！”

带着激动的心，与昂扬的精神， 李氿完了第一个任务。

“那就好。”何布归面色平淡，故作处变不惊，悄悄从腰间兜中掏出手帕，擦掉了冷汗。

而煞衡仪，也显示着“未检测到煞”， 似乎一切都在往正确的道路前行， “行，准备回地府吧，杨樰的孩子就先放我们城隍这里托管好了， 顺便帮我们反馈一下地府这糟糕的系统。”

“好的！”只见李氿烧掉一张符纸，把灰轻轻涂在杨樰的太阳穴上， 李氿的魂便脱离杨樰的身，如同抽丝般，轻飘飘地，被拖回地府。

阴云飘散， 久违的阳光破开杂云， 再一次将温暖与光热照耀给大地，照耀给南山市。

“有时间了，回去看看孩子们吧。”何布归逐渐踏下油门， 驾驶着汽车， 载着慢慢的礼物，迎着彩虹霞光，愉悦的向南山护养院驶去。

（杨樰之躯篇，完）